

史

话

槟榔

翻开海南的历史画卷,秀美挺拔的槟榔树始终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

自汉唐时起,槟榔就开始出现在《异物志》、《岭表录异》等古籍关于海南的记载中,为岭南珍异之一;从宋元迄至明清,槟榔始终是历代海南经济作物中的支柱产业,其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相关环节不断发展,产品行销岛外乃至国外,相关税收撑起海南地方财政。近日海南日报推出了槟榔产业发展系列报道,海南周刊将从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槟榔经济、槟榔的药用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来探讨岭南珍宝槟榔这一古代时尚嗜好品在今时代的变迁和演绎。

槟榔滋味绝媚妩

文海南日报记者 彭青林

在海南经济史专家、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陈光良的研究中,这幅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自汉唐时起,槟榔就开始出现在《异物志》、《岭表录异》等古籍关于海南的记载中,为岭南珍异之一;从宋元迄至明清,槟榔始终是历代海南经济作物中的支柱产业,其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相关环节不断发展,产品行销岛外乃至国外,相关税收撑起海南地方财政。

“要说海南古代经济的特色是什么,哪样产品对全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作为海南人,陈光良经年思考研究的结论就是槟榔:“堪称古代海南的拳头产品。”

一部历史 槟榔滋味绝媚妩

公元1097年,也就是宋绍圣四年,海南迎来了改变当地文化发展的重要人物——苏东坡。这一年7月,他被贬到儋州,当地人见面就以槟榔来招待他,而他也留下了《食槟榔》等歌咏槟榔的诗作。诗中写道:“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

从“面目太严冷”的青黑果实,到“滋味绝媚妩”的待客佳品,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槟榔的作用与价值,并衍生出蓬勃发展的消费需求。对此,陈光良在他的专著《海南经济史研究》中专辟了“槟榔经济”一章予以详细的考证与描述,在琼州学院教授黎雄峰等著《海南经济史》中也多有记述。

槟榔,一般认为原产地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广泛传播栽培。中国古籍中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对槟榔有了记述,称其为岭南地区的“珍异口味”。作为一种热带植物,直到今天,中国的槟榔主产区仍只有海南、台湾两座岛屿,而开发相对较早的海南,应是中国古代最早栽培槟榔的地区。

不过,直到汉唐,海南仍然是“边地初郡”,生产力低下,商品贸易落后,无论出产、赋税均无形成产业的主打“拳头产品”,对中央王朝的贡赋以“海外珍异”为主,如珍珠、玳瑁、吉贝(黎族土布)等特产和手工业产品,槟榔也是其中之一。

此时,古人对槟榔的认识主要是防治疾病的效用,包括“辟膈、消食、去虫、除瘴”等,特别是强调“御瘴疠”的药效。当时岭南地区开发程度不高,北方移民多有

染“瘴疠”而死者,成为岭南移民开发的一大阻碍。因而,能够预防“瘴疠”的槟榔,以其药用价值需求新增。

与此同时,古人也发现“槟榔可以忘忧”,这与今人吃槟榔的原因相同。槟榔逐渐从一味南药、一种珍味,演变为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品,并走出海南岛。

陈光良表示,到了苏东坡生活的宋代以后,关于槟榔消费的记述已明显侧重于嗜好品的享用特征,甚至有“以槟榔为命”之说:“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述,宋代中国岭南地区的槟榔消费风气已经极盛。在当时的广州,“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吃饭,唯嗜槟榔。”

到了明清时期,槟榔消费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不仅消费范围扩展到北方的达官贵人,甚至成为了一种流行消费品。据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所载,北京人也吃一种干槟榔,“杂砂仁豆蔻,贮藏包中,竟日细嚼,唇齿齿转。”

从宋到清中期,槟榔始终是海南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早在宋代,就有“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的说法。《海南经济史》认为,宋时琼管征收过海南人所贩的槟榔商税就占每年海南商税的一半。仅运到广州一地被征收的槟榔税就达“数万缗”,其余“诸处所收,与人之所取,不可胜记矣”。到了清代,据道光《琼州府志》列举的全岛各州县税收情况统计,“榔榔税”占全岛税收的37%,也是最多的。

“海南槟榔在古代一开始是作为药材采摘种植,用于防瘴治病;自宋代以后,逐渐演变成风靡岭南闽蜀、甚至京城的时尚嗜好品,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陈光良认为,这些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对海南乃至大陆广大地区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种文化 金斛盛来红苜香

“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苜,笑向檀郎唾。”

这句话来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一斛珠》,一般认为是描写其与妻子大周后的情感,道尽了沉浸在爱情中女子的可爱

之状。但对于“红苜”的解释则有争议,有认为是红色绒线的、有认为是樱桃等红色水果的,但从描写的动作来看,应是槟榔更为贴切。

今天,嚼食槟榔的以男性居多;但在古代,女性吃槟榔蔚然成风。

“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依是醉槟榔。”苏东坡的诗句,准确描写了女性食用槟榔后两颊出现红晕,就好像抹上了一层胭脂,这在化妆品数量很少且价格昂贵的古代,不啻为一种天然的化妆品,为爱美的女性增色不少,再加上槟榔的兴奋作用,和“除瘴、消食、下虫”等保健功效,槟榔作为一种古代的时尚消费,在相当范围内广泛流行开来就毫不奇怪了。

消费的流行,推动了海南古代槟榔产业的发展,也使槟榔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元素。“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孕育,最终使槟榔这一土产俗果演化为岭南文化的特色元素。”陈光良说。

自唐至清,一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史上,许多文学家的创作中都有槟榔的身影。以诗词为例,除了苏轼和李煜,唐代的李白、白居易、元稹,宋代辛弃疾、陆游、黄庭坚、杨万里,明代丘浚、汤显祖等都有关于槟榔的诗作。

在这些诗作里,槟榔常用金盘、金斛、金碗等器具盛放,明显是古代的高级“零食”。李白诗《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中就有“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的句子,元代杨维桢、宋代晁补之等人也有“金盘荐我生槟榔”、“槟榔贮金盘”等句子。

这里还有一个典故,据《南史·刘穆之传》记述,南朝大臣刘穆之年轻时家贫,常去身为士族的妻子家“蹭饭”,还要槟榔吃,被小舅子们讥讽:“槟榔是消食的,你常常挨饿,要槟榔干什么!”后来他做了高官,摆宴席请小舅子们,饭后又用金盘子端了满满一盘子槟榔上来。这个故事,后来被编成戏剧《槟榔记》,成为“心胸宽广,不计前嫌”的代名词。

到了明代,叶权在《游岭南记》中说,潮州等地“口红齿赤为富贵子,盖槟榔不离口也”;而广州城中少年英俊的公子哥儿束金带、跨骏马、嚼槟榔,槟榔已经成为一种炫耀性消费了。

▶ 下转 B03 版



三亚槟榔河村美丽景色。 海南日报记者 程范淦 摄



庄和平/画